

明清小說研究

第5輯

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明清小说研究

第五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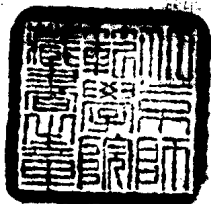
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

DC95/50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109462

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1109462

明清小说研究(第五辑)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)

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编辑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京日报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3.75印张 314千字

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江苏第1次印刷

印数: 1 — 3,740册

统一书号: 10355·938 定价: 2.55元

编 者 的 话

明清小说是一座蕴藏丰富的宝库。研究明清小说的过程，实际上可以说是一个发现的过程，我们的任务，是努力发现那些尚未被认识的有关明清小说的基本事实，发现那些明清小说中蕴涵着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，从而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崇高使命服务。

本辑发表的不少文章，是属于对基本事实的发现。张颖、陈速的《有关〈三国演义〉成书年代和版本演变问题的几点异议》，对于嘉靖本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是否《三国演义》的祖本问题提出了不同意见，认为《三国志传》更具备作为《三国演义》祖本的条件；连累而及，对《三国演义》是我国第一部长篇小说的流行观点也作了新的探讨，这些都有助于中国小说史研究的深入。中国《三国演义》学会顾问周邨同志不幸于

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逝世，本辑特发表周邨同志的遗作《〈三国志传〉地理今释释“今”误差商榷》以为纪念。运用《三国志演义》中小字注中的“今地名”来考证《三国志演义》的成书年代，已有一些学者做过尝试性的研究，且得出了不同的结论。周邨同志着重就书中“解州”这一地名的“释今”的演变，再次重申了他关于《三国志传》成书可从宋上溯至唐五代观点。马成生的《论〈水浒〉“征方腊”的地理描述》一文，也有独到的发现：同《水浒》前半部地理描写差错甚多不同，《水浒》“征方腊”的地理描写，既详细、具体而又准确，这就为解决《水浒》的作者和成书年代找到了一条很有价值的线索。关于《金瓶梅》的成书，“嘉靖大名士”说似乎已为不少学者所摒弃，吴晗的“万历成书”说已经拥有绝对的优势。周钧韬的《关于〈金瓶梅〉的时代背景的再思考》，则从“蔡京专权与严嵩专权”、“太监的失势与得势”、“内忧与外患”等多方面考察了《金瓶梅》的成书背景，再次肯定了嘉靖成书说的合理性，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。在版本与资料研究领域内，此类发现都是很有意义的，它将使我们弄清楚小说史上的基本事实，从而为探明中国小说发展的基本规律创造必要的前提。为此，本辑开辟了“古代小说版本与资料研究”专栏，其中张守谦的《〈美人书〉与小说版本》，从《美人书》的版本研究中，揭示出版本研究的许多宝贵经验，值得一读。美国学者阿兰·巴尔的《〈聊斋志异〉版本的演变》，不仅资料丰富，论述精辟，而且与我国学者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商榷和讨论，是很有意义的。

在明清小说的认识和审美价值的发现方面，董文成的《炼狱天使的魅力》是一篇有见地的文章。文章指出，《金云翘传》中王翠翘这一人物形象既包容了同类女性形象的一切不

幸，同时又凝聚一切为作者所欣赏、赞赏的女性的美好性格与品质，这种向顶峰冲击的可贵精神，是《金云翘传》的巨大审美价值的根本所在。蔡国梁的《高潮后的余波》，从对《庸闲斋笔记》、《夜雨秋灯录》的审美剖析中，概括了《聊斋志异》这一文言小说高潮以后的余波的种种成败利钝的带有规律性的现象，能给读者比较深的启迪。

要有更多更好的发现，首先取决于研究者独特深邃的眼光。但是，在眼光背后，更有那理论武装的头脑的指挥。为了提高研究的水准，亟需解决的关键是理论上的提高，是文学观点的更新和新方法的运用。本辑在“小说研究的理论思考”专栏中，发表了刘冬的《试论小说创作思维之多维交错》与杨凌芬《建立鉴赏论中的主题概念》，都是一种开放式的研究小说理论的尝试，相信对于小说研究者乃至创作者，都将会有所裨益——即使是不同意他们的观点，也会是这样。

看看在海外人们是怎样看待明清小说的，对于我们的研究者也将会是大有好处的。我们在这一辑中，不仅扩大了译文的发稿量，还集中刊出了外国百科全书关于明清小说的词条，以供参考。

继上辑刊出《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》选刊之后，本辑又刊出了提要二十则，欢迎读者继续提出批评和建议。

期待更多的新人出现，为新人的登台提供园地，是我们的一贯宗旨。本辑开辟了“电视大学毕业论文选登”专栏，希望各地电大的老师们，热情推荐好的毕业论文，以便促使更多的新人茁壮成长。

明清小说研究 第五辑

目 录

编者的话

· 小说研究的理论思考 ·

- 试论小说创作思维之多维交错……………刘 冬 (1)
建立鉴赏论中的主题概念……………杨凌芬 (16)

· 《三国演义》与罗贯中研究 ·

有关《三国演义》成书年代和版本演变问题的

- 几点异议……………张 颖 陈 速 (26)
《三国志传》地理今释释“今”误差商榷……………周 邨 (41)
——释“解州”

- 清朝开国与《三国演义》……………蒋维明 (51)
第三届全国《三国演义》学术讨论会综述……………王长友 (59)

· 《水浒传》与施耐庵研究 ·

- 《水浒传》中的市民文学色彩……………竺 青 (69)
论《水浒》“征方腊”的地理描述……………马成生 (79)
——兼论其作者及其成书时代

- 关于“耐庵之友”墓砖的调查报告……………王同书（97）
 卞元亨为张士诚部下将领考辨……………姚思荣（102）

·《西游记》研究·

- 试揭《西游记》大旨“求放心”说之谜……………钟 扬（108）
 《西游记》的若干艺术特点
 ……………（苏）A·П·罗加乔夫
 李 勤摘译（122）

·明代小说研究·

- 评《西洋记》……………周华斌（143）
 谈《于少保萃忠全传》……………孙一珍（157）

·《金瓶梅》研究·

- 关于《金瓶梅》的时代背景的再思考……………周钧韬（162）
 兰陵笑笑生的世界和人生……………胡发贵（199）
 ——对《金瓶梅词话》的诗浅见
 《金瓶梅资料汇编》已出版……………（中）（206）

·明末清初言情小说研究·

- 炼狱天使的魅力……………董文成（207）
 ——谈《金云翘传》中王翠翘悲剧形象的塑造
 “情”与“理”……………赵兴勤（221）
 ——明末清初言情小说探讨之三

·文言笔记小说研究·

- 高潮后的余波……………蔡国梁（228）
 ——清《庸闲斋笔记》、《夜雨秋灯录》评述

· 明清小说理论研究 ·

- 论“文必通俗”……………方 胜 (243)
——明清小说理论研究之一
论《儒林外史》“卧本”回评中的讽刺艺术…周腊生 (259)

· 古代小说版本与资料研究 ·

- 《美人书》与小说版本……………张守谦 (272)
《聊斋志异》版本的演变……………(美)阿兰·巴尔
王薇生译 (288)
建国以来古典小说资料工作回顾……………陈桂声 (337)

· 电大学生毕业论文选登 ·

- 试论宋元话本中市民意识的两重性……………于 平 (349)

· 中国通俗小说提要选刊 ·

- (1) 雨窗集 (2) 欹枕集 (3) 一片情 (4) 赛花铃 (5) 株
林野史 (6) 驻春园小史 (7) 蝴蝶媒 (8) 瑶华传 (9) 白圭
志 (10) 争春园 (11) 大汉三合明珠宝剑全传 (12) 续英烈传
(13) 云中雁三闹太平庄 (14) 宋太祖三下南唐 (15) 续小五
义 (16) 中东大战演义 (17) 优孟衣冠传 (18) 天女散花 (19)
小颖 (20) 带印奇冤郭公传

(附) 小说娱目钞……………(日) 泽田瑞穗

成 可译 (404)

外国百科全书关于明清小说的词条选译…………… (416)

试论小说创作思维之多维交错

刘 冬

窃观千古以来，小说汗牛充栋，虽皆为社会生活与社会意识之反映，然其中奥妙，难于尽言。文学理论种种，不过以作品为对象，探穷奥妙，总结经验，作出评价耳。奈小说研究界有同志适忽此根本之点，以其偏颇之“理论原则”种种，反套作品，遽作断语；其所谓“原则”，是否即客观真理，亦不自知，而持论之时，尚谓欲执教后学，殊不知若此徒陷作品、作家于绝境。余感慨系之，反思三十五年正反两方面经验，觉文学理论研究若与创作实践经验相分离，无论其如何言之凿凿，终必如隔靴搔痒，难通腠理，于促进研究之深入，无什裨益。有鉴于此，不揣见狭识浅，不畏貽笑大方，谨抒一管之见，求教高明。

—

中外文学之发展，至今仍以长篇小说为最完备最基本之形态。故分析长篇小说之创作诸因素与诸规律，亦较不致失其大者，故本文例举着重于长篇。

夫文学根本之点，基础在“真”，做老实事，说老实话；未有存心骗人之文学而能传于后世者。文学容不得半点儿虚伪，“好为人师”之教师爷文学，读者见之，必生厌心。考之于创作方法，文学之“真”，又有狭义、广义之区别。现实

主义与浪漫主义乃西方传来术语，在我国则谓虚实奇正，两者实大同而小异，真实乃是根本，奇幻则为变换，传奇包括虚幻，真正与传奇为矛盾之统一。真与奇或日常习见与传奇，赖小说创作特有之权利手段虚构揉和成篇，“凭空造出一部书来”。夫好奇之心，是人类发展最基本的动力契机之一。第一位发现钻木可以取火熟食者，他人奇之学之，视为圣人；第一位构木为巢而居可避风雨者，第一位将野兽驯养繁殖，以借充饥者，亦必被他人奇之学之，视为圣人。此我们上古神话有燧人氏、有巢氏、伏牺氏的由来。推而广之，人类对于其生活之自然环境，日月星辰，山川河流，风霜雨雪，不能解之，又欲解之，于是雷公闪电、雨师风婆、羿射九日、夸父追日、嫦娥奔月等等相继而生。及于当代，自然科学，高度发展，无论研究有机界与无机界，宏观与微观，归为一点，皆不过欲探自然界之奥秘，得其规律，为人类造福。但人类各个发展阶段，个人一获生命，所遇之环境，并不仅仅自然界条件一方面似成必然，难于获得掌握之自由；尚有社会条件之另一方面也似成必然，难于获得掌握之自由。对于自然界种种不解者奇之必继续欲求解之；不知者欲求学之，争取获得自由；对社会生活之种种，不解者亦必如斯，争取获得掌握命运之自由。故“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”一语，所以指自然科学发展与社会之发展，乃为共同之哲理。

小说反映社会，凡人世间壮士殉国，烈女殉生，忠奸之斗，奇冤公案，悲欢离合，鬼鬼神神，异于寻常之事闻，无分文化水平之高低，无不乐而听之。李太白为诗，将季札挂剑之史实，与尾生抱柱之逸闻，并而讴歌。苏东坡咏大江明月豪放之词，而时忽邀人说鬼。《水浒》为现实主义长篇，仍有天罡地煞之说，九天玄女之幻。《红楼梦》多记日常琐事，而有宝

玉生来含玉，黛玉死去当空有管乐之声；更有太虚幻境、青埂峰下之荒谈。《三国演义》七实三虚，借东风、空城计夸张失实，更见精神。《西游记》以幻为主，而孙悟空、猪八戒不失人间情味；斗战之神，一语破的。张无咎序《三遂平妖传》大张“小说家以真为正，以幻为奇”，而鉴赏界复悟“不奇之奇”之奥诀，更得艺术之三昧，盖早期之奇幻，多赖夹以神怪，而后来之小说，渐赖结构奇特巧妙，灵魂挖掘深刻等等以取胜。《三国演义》七实见于史传，不足为奇，可贵者倒正在三虚，故以写实为最高准则，无视奇幻虚构在小说创作中之要秘，乃一偏之见。今日所谓推理小说，侦破小说，及科学幻想小说，仍主要以满足读者好奇心为基础，而不被排除于艺苑。

当然，勇敢反映社会现实矛盾斗争之小说，乃为严肃文学之正宗，如《天云山传奇》之惨淡欲绝，《芙蓉镇》之笑泪交流，《美食家》之饕餮，《吹塌天外传》之摄魂追魄，皆寓奇于正。特以当代科学昌明，人类已能登太空之明月，悉核子之精微。明清两代小说，神幻之奇渐失其魅力，奇异渐多新解，手段更多新创，而杰出之作不独以写生见长，亦必有创奇取胜，即寓奇于正。故吾知创作思维之中，必有真实与奇幻为一维之两极，意念不断往返于两极之间。取实际生活之经验，据生活经验之逻辑，运虚构之灵机，定成功失败之大局。模仿仅能仿效客观，想象方可完成主观性质之使命。故曰模仿之说，失诸片面，想象救其不足也。

二

然好奇之心并非人类发展之唯一动力契机，尚有第二动力契机在，即为向善之心。制造工具、改造自然不过为谋求物质生

活之满足。诚然，生产劳动为人类社会发展之基础，亦为最基本之活动。但人类并不仅仅以能维持生活之延续为满足，亦不以纯粹物质生活之丰富为满足。人类之所以为人类，区别于动物界（包括灵长类之猿猴），即在物质需求之外，尚有精神之需求。人之一生当如何为人？人与人之间当为何种关系？社会当为何种组织体制？国家间应如何和平相处？人类将如何发展？此种根本问题，有心者无不恒思。杰出先贤于人间义利、邪正、善恶、是非、真妄多有所见。人与人之间本应平等和睦相处，呈于眼前者则往往相恨如仇敌，相食其血肉。仁者不寿，恶者飞扬，冤狱不得其伸，正义不得其张，窃钩者诛，窃国者侯。部落与部落间，国家与国家间本亦应和平共处，四海兄弟，而呈现于眼前之现实与历史者，又往往相互厮杀，血流漂杵。大学之道在明明德，在止于至善，此至善之境，人类将何由而至哉？不满现实之贤哲之士，悲愤不已，欲以文字达其情志，故太史公曰：“《诗》三百篇，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”。然虽只记种种不平冤苦之事，抒其悲愤感慨，未必能尽解其所生之由，得救之道，亦不妨其竭尽心血著为文章，使天下后世知之思之。故太史公又曰：“此人皆意有所郁结，不得通其道也。”考诸施耐庵、罗贯中、吴承恩、曹雪芹诸巨匠，何一而非如此。故吾知此等巨匠于其生之年，必皆心事连于广宇，有厚望于未来之大志大愿存焉。否则当斯之世，于利无稿费报酬之制，于名无靠小说成家之美，又何必食粥吞荠，绳床瓦灶，熬尽艰辛，动辄一二十年以了其余生哉！

然观念说教，与形象小说，又不可同日而语。即如托尔斯泰为大家，在其《战争与和平》中之有几章说教，有几人愿可卒读？小说以形象动人心，必以完整之故事结构与生动形象吸引读者，浸淫其心，摇撼其魂，方能起潜移默化之效。窥其

作品，作者必亲历或亲闻某事而至感人，动其心，量其材，觉不吐不快，又与其对世界、对社会之理解叹喟相联，觉有益于后世，方日夜萦于胸怀，苦思冥想，面死气绝，成波澜曲折之构，怀有血有肉之人，然后立其宏愿，不辞终身之劳，不计荣辱得失，务期有成，故施耐庵临死之前曰：“吾一生心血，耗在一部《水浒》”；曹雪芹曰：“十年增删，字字血泪。”施耐庵之于《水浒》，以其对历史与社会现象之总察，得穷民造反乃为官所逼，铤而走险，乃舒宇宙正义替天行道之论，本此信念，不避海盗之嫌，以千古罕见之大勇，立代为作传之生死宏誓，亦其人整体世界观、人生观之外现，至明。而于其惨淡经营之中于鲁达、武松、李逵、林冲诸人，其经历，其面貌，其性情，其声口，又何不一一晨夕苦思，据其现实之原形，揣其各各处于彼境彼景之中，必作此言此行；直至作者于书中之事之人，皆如亲见，其心相通，方得舒纸落笔，寓其褒贬，亦至明。曹雪芹之于《红楼梦》，以其对历史与社会现象之总察，以宝玉黛玉两人思想感情如彼相谐无间，相啐不碍其亲，相防不碍其密，不言而订终身，然有情人终不得成为眷属，天意乎？人意乎？郁结不通其道，强通之曰：“即空即色，即色即空”，强解之又不能无疑，不能自解。不避海淫世轻之嫌，潦倒西山，毅为之传；志如此，来源其整体世界观与人生观，又自明。而于其惨淡经营之中于黛玉、宝玉、宝钗、晴雯、凤姐、袭人、紫鹃、探春、妙玉诸人，其经历，其相貌，其性情，其声口，又何不一一晨夕苦思，据其现实之原形，揣其各之于彼境彼景之中，必作出此言此行，直至作者与书中之事之人，皆如亲见，其心相通，方得舒纸落笔，寓其褒贬，亦至明。由此两氏两书察之，故吾曰创作思维之中，又必有理念与形象之一维两极存在，矛盾统一。理念有哲理、伦理、社会政治思想诸大分类，

形象有故事、结构与人物相依存。理念与形象，互为表里，往返交流。作品无理念为心骨，如人之有血有肉而无心骨，如同一团浑肉，则不得为人；作品有理念，有心骨，而无血肉，则如一具骷髅，亦不得而为人。一部著作即为一完整之生命，必既有心骨又有血肉，于创作思维过程之中，必相依而并进。人物既成，形势已定，人物故事之发展又必有其内在之逻辑规律，非作者主观理念可任意摆布，此托氏创作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原不欲其死，而终至写其死。若固执一端，不解创作实践之内奥、矛盾统一之两方，实皆堂外之论也！由创作过程观之，形象乃主导，理念实派生，方为正理。

三

然则何以不可胜计之老幼男女，虽文化高低有差，政治信仰有别，而爱小说却无异耶？盖人类发展，其精神上又有契机，即乐生需要之心。凡人皆欲乐其生，未尝生而求苦。以苦为乐者为真理正义而献身；或于不得已之境，强苦为乐，以自解嘲，如《吹塌天外传》中“吹塌天”即然。乐生之道有多途：有诉诸视觉之绘画、书法、舞蹈、运动之竞技；有诉诸听觉之音乐；有诉诸第二信号系统——语言意象之文学；有诉诸综合艺术之戏剧与电影。文学之中以小说最能引人入胜，有其常浅之理。小说输送手段最为便捷。一切只靠一管而已，通过语言，通过意表，欲求达人生最广泛的美的享受，所含美学原则，最丰富与奥妙。简言之，美人美事，美之音乐，美之绘画，美之山川林木，旭日朝霞，美之满月新钩，彩羽华章，人无不观而乐之，恬愉其心，舒其襟怀。概可分为三类，即社会之美，自然之美与艺术之美。小说正是表现手段最简单，也最为广

泛。

鲁仲连义不帝秦，解围救国而不受爵禄之赏，美人美事也，千古仰之。荆轲刺秦王，辞于易水，作易水之歌，美行美言也，千古歌之。张睢阳恨敌碎齿，文天祥正气之歌，从容就义，皆美行美事也，千古颂之。然此种种美事，为人类伦理的发展，需要加以继承。不仅在道德方面，同时继承其广泛的美学原则，何况既为小说必有美丑相敌，善恶相对，忠奸相斗，邪正相犯，曲曲折折，祸福难测，方能摄人心魄，废寝忘食。

然而设若某君，因某人之经历或某事件之刺激，运用虚构之能，已经生发为完整之故事，人物亦粗见轮廓，立意已明，理念已备，善恶已判，美丑已分，美学原则，一般具备，即可着笔为文乎？曰：犹不能也，因美丑善恶，忠奸邪正，环境、气氛等等皆理性之判断，尚必待再进一步，转变而为情也。文学必须感情强烈，非同于一般。于美、于善、于忠、于正，必爱之，于丑、于恶、于奸、于邪，必憎之。而作家之于人事，其爱憎之度必深于强于常人，更真于常人，更持久于常人。其爱之深者甚或乐之与俱死；其憎之者，必如“时日曷丧，予及汝皆亡。”勿论其爱其憎，必出真心、真情，无分毫之假，褒之贬之，爱之憎之，必出自己骨髓肝膈，非随他人之命，或邀贵人之赏。其爱憎之情，之深之久，可历数十年而不衰，直至心血耗尽方已，爱憎之情必至如此之强之久，着笔为文方能有气，有气方能有势，动而成风，方有节奏，方有波澜，气充则神足，浑而为一体，虽长达数十万言，时历数载，亦无支离游散之感。加以语言、词藻、行文习惯之统一，始能自具韵律，自具风格。《水浒》与《红楼》，莫不如是。故吾又知创作思维过程之中，又必有一般的美学原则，美恶之判，与转变为爱

憎感情之一维在焉，两极往复流动，互为因果。简言之，美学必须转变升华为感情。“唯美主义”与上乘之作，关键即在于此也。

四

或有问曰：创作思维即此三维交错乎？曰：尚有第四维：时间——时代一维在焉。按现代自然科学给空间概念曰：长宽高三度空间，或三维空间，若加上时间——时代之维，就是四维空间。时间——时代之维，即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任何小说皆必有故事，故事不能离时间以发展。“现在”一词，可以分秒计，可以日月计，亦可以数十年计。我所说的时间——时代，是指作品所描述的作为一个单位——时间（现代），而把它的过去与将来，作为通体的考虑。也就是作者的时代性，所谓时间之维在创作思维中之地位，在古今作家中某些个人，主观上或者在不计之列，但是客观上仍然存在。而在实践上某些欲谋鸿篇之家，恐不仅在其考虑之列，尚恐为其在最终决定写某一题材之前，为必然之前提。任一时代作家，所写者皆为现在，即取历史题材，亦写为现在之指意。故任何时代作家，其所知之事之人，何止千百，何以独取某事某人为其劳心呕血生发成篇之对象？盖或一事件人物呈于作家前，既然有心，则必思其前因，即过去之由，又审其现在之果，是非曲折邪正之论；若果欲书之，对未来又究竟有多少价值；价值有大小长短，求一时之功利？赐后世之长惠？甚或我们不解之大悲大愤，亦不知后世将如何解之。不知后世如何解之，亦不妨写之；不过欲立此存疑，以期于再后世也。从教世者观之，凡所论之事，必解其因由，而并有解决之方案，方为对社会负责，不负